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

詩曰：塞北胡風刁鬥驚，宮牆狐兔任縱橫。慚愧上方無請處，鸞奸磔佞恨方伸。

且說那宗澤差人往湯陰縣去，不多日，回來稟說：「岳相公病重不能前來。那些相公們不肯離了岳相公，俱各推故不來。小人無奈，祇得回來稟復。」宗澤長嘆一聲：「岳飛有病，此乃天意欲喪宋室也！」

且說兀朮差燕子國元帥烏國龍、烏國虎往河間府取齊船匠，備辦木料，在黃河口搭起廠篷，打造船隻，整備渡河。李綱探聽的實，即著張保領數隻小船，保守黃河口上，以防金人奸細過河窺探。

那日張保暗想：「聽得人說番兵有五、六萬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我不免過河去探聽個信息。」算計定了，到黃昏後帶領幾個水手，放一隻小船，趁著星光，搖到對岸，把船藏在蘆葦中間。捱到五更，張保腰間掛著一把短刀，手提鐵棍，跳得上岸，輕輕走到營前，有許多小番俱在那裡打盹。張保一手撈翻一個，夾在腰裡飛跑就走。來到一個林中放下來，要問他消息，那曉得夾得重了些，祇見這人口中流血，已是死了。張保道：「晦氣！拿著個不濟事的。」一面說，又跳轉來，又撈了一個。那小番正要叫喊，張保拔出短刀輕輕喝道：「若做聲，便殺了你！」又飛跑來至林中，放下問道：「你實說來，你們有多少人馬？」番兵道：「實有五、六萬。」張保道：「那座營盤是兀朮的？」番兵道：「狼主的營盤，離此尚有二里。爺爺拿我的所在，是先行官黑風高的。」張保又問：「那邊的呢？」番兵道：「這是元帥烏國龍、烏國虎在此監造船隻的。」張保問得明白了，說聲：「多謝你！」就一棍把小番打死。

轉身奔走到黑風高的營前，大吼一聲，舉棍搶入營中，逢人便打，小番攔阻不住，被他打死無數。拔出短刀割了許多人頭，掛在腰間。回身又到船廠中，正值眾船匠五更起來煮飯吃了。等天明趕工，被張保排頭打去。有命的逃得快，走了幾個；無命的，呆著看，做了肉泥。張保順便取些木柴引火之物，四面點著，把做船廠燒著了，然後來到河口下船，搖回去了。

這裡小番報入牛皮帳中，黑風高吃了一驚，連忙起來，已不見了，祇得收拾屍首，安置受傷小卒。又有那小番飛報元帥道：「有一蠻子把船匠盡皆打死，木料船隻俱被南蠻放火燒得乾乾淨淨了。又打到先鋒營內，割了許多首級，過河去了！」烏國龍道：「他帶多少人馬來？去了幾時了？」小番道：「祇得一人，去不多時候。」烏國龍、烏國虎帶了兵將，追到黃河口。

但見黑霧漫漫，白浪滔天，又無船可渡。他兩個是個性急的人，不覺怒氣填胸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無可奈何，等待天明，報與兀朮。再令人去置辦木料，招集船匠，重搭廠篷趕造。

張保卻來見家主報功。李綱大喝道：「甚麼功！你不奉軍令，擅自冒險過河，倘被番兵殺了，豈不白送性命，損我軍威？以後再如此，必然定罪！」吩咐把人頭號令。張保叩頭出營，笑道：「雖沒有功勞，卻是被我殺得快活！」仍舊自到黃河口邊去把守，不提。

卻說天時不正，應該百姓遭殃，不然，李綱、宗澤守了南岸，兀朮一時怎能渡得黃河之險？不道那年八月初三，猛然刮起大風，連日不止，甚是寒冷。番營中俱穿皮襖尚擋不住，那宋兵越發凍得個個發抖。再加上連日陰雲密布，細雨紛紛，把個黃河連底都冰凍了。兀朮在營中向軍師道：「南朝天氣，難道八月間就這樣寒冷了麼？」哈迷蚩道：「臣也在此想，南暖北寒，天道之正。那有桂秋時候，就如此寒冷？或者是主公之福，也未可知。」兀朮問道：「天寒有甚好處？」哈迷蚩道：「臣聞得昔日郭彥威取劉智遠天下，那時也是八月，天氣寒冷。冰凍了黃河，大軍方能渡過。今狼主可差人到黃河口去打探，倘若黃河凍了，汴京在我手掌之中也！」兀朮聽了，就令番軍去打聽。不一時，番軍來回報，果然黃河連底都凍了。兀朮大喜，就下令發兵，竟踏著冰過河而來。

那宋營中兵將俱是單衣鐵甲，擋不住寒冷，聞得金兵過河，俱熬著冷出營觀看，果然見番兵勢如潮涌而來。宋軍見了，盡皆拚命逃走已來不及，那裡還敢來對敵。張保見不是頭路，忙進營中，背了李綱就走。宗澤見軍士已潰，亦祇得棄營而逃，趕上李綱，一同來京候旨。先有飛騎報入朝中，二人未及進城，早有欽差賈旨前來，謂：「李綱、宗澤失守黃河，本應問罪，姑念保駕有功，削職為民，追印繳旨。」二人謝恩，交了印信，欽差自去復命。

宗澤便對李綱道：「此還是天子洪恩。」李綱道：「甚麼天子洪恩，都是奸臣詭計！我等何忍在此眼睜睜的看那宋室江山送與金人？不若轉回家鄉，再圖後舉罷！」宗澤道：「所見極是。」就命公子宗方進城搬取家小。李綱亦命張保迎取家眷，各望家鄉而去。朝裡欽差降旨，差備將士緊守都城，專等四方勤王兵到。按下不表。

回言再說那兀朮得了黃河，逢人便殺，佔了宋營。不多時候，忽然雨散雲收，推出一輪紅日，頃刻黃河解凍。兀朮差人收拾南岸船隻，渡那後兵過河，就點馬蹄國元帥黑風高領兵五千，為頭隊先行，燕子國元帥烏國龍、烏國虎領兵五千，為第二隊；自領大兵，一路來至汴京。離城二里，安下營寨。

探軍飛報入朝，天子忙集文武議道：「今兀朮之兵，殺過黃河，已至京城，如何退得他去？」張邦昌道：「臣已差兵發火牌兵符，各路調齊勤王兵馬，以抵兀朮。不想他先過黃河已至京城，臣想古人說的好：窮韃子，富倭子。求主公賞他一賞，備一副厚禮，與彼求和，叫他將兵退過黃河，主公這裡暗暗將那各路兵馬到來，那時恢復中原，未為晚也。」欽宗道：「從古可有求和之事麼？」張邦昌道：「漢嫁昭君，唐亦尚公主，目下不過救急。依臣之見，可送黃金一車，白銀一輛，錦緞千匹，美女五名，歌童五名，豬羊牛酒之類。祇是沒有這樣忠臣，肯去為天子出力。」欽宗便問兩班文武：「誰人肯去？」連問數聲，並無人答應。張邦昌上前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走一遭。」欽宗便道：「還是先生肯為國家出力，真是忠臣！」遂傳旨備齊禮物，交與張邦昌。

張邦昌來至金營，小番報與元帥。元帥道：「令他進來。」張邦昌來至裡邊，拜見黑元帥。黑元帥道：「你這南蠻，可是你家皇帝差你送禮來的麼？」張邦昌道：「禮物是有一副，要見狼主親自送的。」黑元帥聽說，大喝一聲：「拿去砍了！」左右小番一聲答應，一齊上前。張邦昌道：「元帥不須發怒。」雙手把禮單奉上。黑元帥看了禮單，便說道：「張邦昌你且起來，將禮物留在這裡。你見回去待本帥與你見狼主便了。」張邦昌道：「還有要緊話稟。」黑元帥道：「也罷，既有要緊話，可對我說知，與你傳奏便了。」張邦昌道：「煩元帥奏上狼主，說張邦昌特來獻上江山，今先耗散宋國財帛。」黑風高道：「知道了，待本帥與你傳奏狼主便了，你去罷。」邦昌拜辭出了金營，回來交旨，不表。

且說那黑風高看見這許多禮物，又有美女歌童、金銀緞匹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幫他們奪了宋室江山，就得了這些禮物也不為過。」遂吩咐小番將禮物收下，唵哨一聲，竟拔寨起身，往山西抄路回轉本國去了。當有軍士報知兀朮，兀朮想道：「黑風高跟隨某家，搶奪中原，早晚得了宋朝天下，正要重重犒賞他們，不知何故竟自去了？」吩咐小番傳令調燕子國人馬，上前五里下寨。

且說都城中有探軍報上殿來：「外面番兵，又上來五里安營，請旨定奪。」欽宗問張邦昌道：「昨日送禮求和，今日反推兵上前紮營，是何道理？」邦昌道：「主公，臣想他們非為別事，必定見禮少人多，分不到，故此上前。主公如今再送一副禮與他，自然退兵黃河去了。」欽宗無奈，祇得又照前備一副禮物。到了次日，命張邦昌再送禮講和。這奸臣領旨出了午門，來到番營。小番稟過元帥，元帥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小番出來，叫張邦昌一同進內，俯伏在地口稱：「臣叩見狼主。臣為狼主親送禮物到來，還有機密事奏上。」烏國龍、烏國虎看了禮單，方纔說道：「吾非狼主，前日你送來的禮，是黑元帥自己收了，不曾送與狼主。如今這副禮，我與你送去便了。你可先入城去，聽候好音。」邦昌祇得出營，進城復旨，不表。

且說烏國龍對烏國虎道：「怪不得黑元帥去了。我們自從起兵以來，立下多少功勞，論起來這副禮也該收得。不若收了他的，拔營也回本國如何？」烏國虎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遂吩咐三軍，連夜拔營起馬，從山東取路回本國去了。

小番又來報與兀朮道：「烏家兄弟，不知何故拔寨而去。」兀朮道：「這也奇了！等某家親自起兵上前，看是何如？」那宋朝探軍，又慌忙報入朝內說：「兀朮之兵，又上前五里安營。」欽宗大驚，即忙問張邦昌：「何故？」張邦昌道：「兩次送禮，不曾面見兀朮。如今主公再送一副禮去，待臣親見兀朮求和便了。」欽宗哭道：「先生！已經送了兩副禮去，此時再要，叫朕何處措辦？」邦昌道：「主公此副禮不依臣時，日後切莫怪臣。」欽宗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差官往民間去買歌童美女，再備禮物。」邦昌道：「若往民間去買，恐兀朮不中意。不如還在宮中搜括，購辦禮物送去為妙。」欽宗無奈，祇得在後宮盡行搜檢宮女湊足，罄括金珠首飾，購齊禮物，仍著張邦昌送去。

邦昌此回來至番營，抬頭觀看，比前大不相同，□分厲害。邦昌下馬見過平章等，稟明送禮之事。平章道：「站著。」轉身進入營中奏道：「啟上狼主，外邊有一個南蠻，口稱是宋朝丞相，叫做甚麼張邦昌，送禮前來，候旨。」兀朮問軍師道：「這張邦昌是個忠臣，還是奸臣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是宋朝第一個奸臣。」兀朮道：「既是奸臣，吩咐『哈喇』了罷。」哈迷蚩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目今正要用著奸臣的時候，須要將養他。且待得了天下，再殺他也不遲。」

兀朮聞言大喜，叫聲：「宣他進來。」平章領旨出來，將張邦昌召入金頂牛皮帳中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臣張邦昌，朝見狼主，願狼主千歲千歲千歲！」兀朮道：「張老先兒，至此何幹？」張邦昌道：「臣未見主公之時，先定下耗財之計。前曾到來送禮二次，俱被元帥們收去了。如今這副厚禮，是第三次了。」兀朮把禮單拿過來看了，說道：「怪不得兩處兵馬都回本國去了，原來為此！」哈迷蚩道：「主公可封他一個王位，服了他的心，不怕江山不得。」兀朮道：「張邦昌，孤家封你楚王之職，你可歸順某家罷！」邦昌叩頭謝恩。

兀朮道：「賢卿，你如今是孤家的臣子了，怎麼設個計策，使某家奪得宋朝天下？」張邦昌道：「狼主要他的天下，必須先絕了他的後代，方能到手。」兀朮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張邦昌道：「如今可差一個官員，與臣同去見宋主，祇說要一親王為質，狼主方肯退兵。待臣再添些利害之言哄嚇他一番，不怕他不獻太子出來與狼主。」兀朮聞言，心中暗怒，咬牙道：「這個奸臣果然厲害，真個狠計！」假意說道：「此計甚妙！孤家就差左丞相哈迷剛、右丞相哈迷強同你前去。但這歌童美女，我這裡用不著，你可帶了回去罷！」

張邦昌同了二人出營，帶了歌童美女，回至城中，來至午門下馬，邦昌同哈迷剛、哈迷強朝見欽宗說：「兀朮不要歌童美女，祇要親王為質，方肯退兵。為今之計，不若暫時將殿下送至金營為質，一面速調各路人馬到來，殺盡番兵，自然救千歲回朝。若不然番兵眾多，恐一時打破京城，那時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」欽宗沉吟不語。邦昌又奏道：「事在危急，望陛下速作定見。」欽宗道：「既如此，張先生可回來使暫在金亭館驛中等候著，朕與父王商議，再為定奪。」邦昌同了番營丞相出朝，在金亭館驛候旨。

張邦昌又私自入宮奏道：「臣啟我主：此乃國家存亡所系，我主若與太上皇商議，那太上皇豈無愛子之心？倘或不允，陛下大事去矣。陛下須要自作主意，不可因小而失大事。」欽宗應允，入宮朝見道君皇帝，說：「金人要親王為質，方肯退兵。」徽宗聞奏，不覺淚下，說道：「王兒，我想定是奸臣之計。然事已至此，沒有別人去得，祇索令你兄弟趙王去罷！」隨傳旨宣趙王入安樂宮來，道君含淚說道：「王兒，你可曉得外面兀朮之兵，甚是猖獗？你王兄三次送禮求和，他要親王為質，方肯退兵。為父的欲將你送去，又捨不得你，如何是好？」

原來這位殿下名完，年方□五，甚是孝敬。他看見父王如此愁煩，因奏道：「父王休得愛惜臣兒，此乃國家大事，休為臣兒一人，致誤國家重務。況且祖宗開創江山，豈是容易的？不若將臣兒權質番營，候各省兵馬到來，那時殺敗番兵，救出臣兒，亦未晚也。」徽宗聽了無奈，祇得親自出官坐朝，召集兩班文武問道：「今有趙王願至金營為質，你等眾卿，誰保殿下同去？」當有新科狀元秦檜出班奏道：「臣願保殿下同往。」徽宗道：「若得愛卿同去甚好，等待回朝之日，加封官職不小。」當下徽宗退回宮內，百官退朝畢。

張邦昌、秦檜同著兩個番官，同了趙王前去金營為質。這趙王不忍分離，放聲大哭，出了朝門上馬，來至金營。這奸臣同了哈迷剛、哈迷強先進營去。祇有秦檜保著殿下，立在營門之外。張邦昌進營來見兀朮，兀朮便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哈迷剛、哈迷強道：「楚王果然好，果然叫南蠻皇帝將殿下送來為質。又有一個新科狀元叫甚麼秦檜同來，如今現在營門外候旨。」兀朮道：「可與我請來相見。」

誰知下邊有一個番將，叫做蒲蘆溫，生得□分兇惡。他聽差了，祇道叫拿進來，急忙出營問道：「誰是小殿下？」秦檜指著殿下道：「這位便是。」蒲蘆溫上前一把把趙王拿下馬來，望裡面便走。秦檜隨後趕來，高叫道：「不要把我殿下驚壞了！」那蒲蘆溫來至帳前，把殿下放了，誰知趙王早已驚死！

兀朮見了大怒，喝道：「誰叫你去拿他？把他驚死！」吩咐：「把這廝拿去砍了！」祇見秦檜進來說道：「為何把我殿下驚死？」兀朮問道：「這個就是新科狀元秦檜麼？」哈迷強道：「正是。」兀朮道：「且將他留下，休放他回去！」不因兀朮將秦檜留下，有分教：徽欽二帝，老死沙漠之鄉；義士忠臣，盡喪奸臣之手。正是：無心栽下冤家種，從今生出禍殃來。畢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